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唐闕史

第一卷 卷上

○丁約劍解 大歷初，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。有姪曰子威，年及弱冠，聰敏溫克，常耽玩道書，惑神仙修煉之術。有步卒丁約者，執役於部下，周旋勤恪，未嘗少惰，子威頗私之。一日，辭氣慘栗云：「欲他適。」子威怒曰：「籍在轅門，焉容自便。」丁曰：「去計已果，不可留也。然某肅勤左右，二載於茲，未能忘情，思有以報。某非碌碌求食者，尚縈俗聞耳，有藥一粒，願以贈別。食此非能長生，限內無他恙矣。」因褫衣帶，得藥類粟，以奉子威。又謂曰：「郎君道情深厚，不欺暗室，終當棄俗，尚隔兩塵。」子威曰：「何謂兩塵？」對曰：「儒謂之世，釋謂之劫，道謂之塵，善堅此亦復遐壽。後五十年，近京相遇，此際無相訝也。」言訖而出。子威驚愕，亟命追之，已不及矣。主將以逃亡上狀，請落兵籍。爾後子威行思坐念，留意尋訪，竟亡其蹤。後擢明經第，調數邑宰，及從心之歲，毛發皆鶴，時元和十三年也。將還京師，夕於驪山旅舍，聞通衢甚嘩，詢其由，曰：「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，將至闕下。」步出視之，則兵仗叢衛，桎梏累累。其中一人，乃丁約也，反接雙臂，長驅而西，齒發強壯，無異昔日，子威大奇之，百千人中驚認之際，丁約則已見矣，微笑遙謂子威曰：「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。幸且相送至前驛。」須臾到滋水，則散繫於郵舍，壁間開一竅，以給食物。子威窺之，俄見脫置桎梏，覆之以席，躍自竅出，與子威攜手上旗亭，話闊別之恨，且歎子威之衰耄。子威謂曰：「仙兄既有相見之期，聖朝奄宅天下，何為私叛臣耶？」丁曰：「言之久矣，何所逃哉！蜀國睽辭，豈不云近京相遇，慎勿多訝乎！」又問曰：「果就刑否？」對曰：「道中有屍解、劍解、火解、水解，惟劍解實繁有徒。嵇康、郭璞，非受戕害者，以此委蛻耳，異韓、彭與冀壤並也。某或思避，自此而逃，孰能道耶？」他問不對，唯云：「須筆。」子威搜書囊以進，亦愧領之。子威又曰：「某得親朋書，促令著鞭，以為明晨薰街寓日，豈蛻於此乎？」丁曰：「未也。夕當甚雨，未克行刑，一再晝，雨止，國有小故，十九日大限方及。君於此時，幸一訪別。」言訖還館，復入穴，荷校以坐。子威卻往溫泉，日已晡矣，風埃坌起，夜中雨果大澍，暹明泥及肝，詔改日行刑。再宿方齋，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，復三日不視朝，果至十九日，方獻廟巡廬，始行大戮。子威是日飲僕飽馬，詰旦往棘場候焉。停午間，方號令回，觀者不啻億兆眾矣，面語不辨，寸步相失，俘囚才到，丁已志焉，遙日子威，笑頷三四。及揮刃之際，子威獨見斷筆，霜鋒倏及之，次丁囚，躍出而南，廣眾之中，躡足以進。又登酒肆，言當之蜀，脫衣換觴，與子威對飲，云：「某自此遐適矣。勉於奉道，猶隔兩塵，歸奉候於崑崙石室。」言訖，下旗亭冉冉西去，數步而滅。

○滎陽公清儉

滎陽公尚書鄭澣，以清規素履，嗣續門風。尹正圻南日，有從父昆弟之孫，自覃懷來謁者，力農自贍爾，未嘗干謁，拜揖甚野，冠帶亦古。鄭公之子弟僕御，皆笑其疏質，而公心獨憐之。問其所欲，則曰：「某為本邑以民待久矣，思得承乏一尉，乃錦游故鄉里也。」公深然之。而公之清譽重德，為時所歸，或致書於郡守，猶臂之使指也。將脂轄前一日，召甥姪與之會。食有蒸而為餅者，鄭孫奪去其皮，然後食之。公大嗟怒曰：「皮之與中，何以異耶僕常病澆態詛俗，驕侈自奉，思得以還淳返樸，敦厚風俗，是獨憐子力用弊衣，必能知艱難於稼穡，奈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！」因引手請所棄餅表，鄭孫錯愕失據，器而承之，公則盡食所棄，遂揖歸賓闈，贈以束帛，斥歸鄉里。

○鄱尚書鼠妖

許下鄱尚書士美，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使，仁以撫下，忠以奉上，政化之美，載在冊書。一日夙興，將出視事，束帶已畢，左手引鞵，未及陷足，忽有巨鼠過庭，北向拱立而舞。八座大怒，驚叱之，略無懼意，因擲靴以擊，鼠則奔逸。有毒虺墮於鞵中，珠目錦身，長筴細螫，勃勃起於舌端。向無鼠妖，則必致臙指潰足之患矣。

○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福直附

皇甫郎中混氣貌剛質，為文古雅，恃才傲物，性復褊而直。為郎南宮時，乘酒使氣，忤同列者。及醒，不自適，求分務溫洛，時相允之。值伊瀟仍歲歉食，正郎滯曹不遷，省俸甚微，困悴且甚。嘗因積雪，門無轍跡，庖突無煙。晉公時保釐洛，宅人有以為言者，由是卑辭厚禮，辟為留守府從事。正郎感激之外，亦比比乖事大之禮，公優容之如不及。先是，公討淮西日，恩賜鉅萬，貯於集賢私第，公信浮屠教，且曰：「燎原之火，漂杵之誅，其無玉石俱焚者乎！」因盡？舍討叛所得，再修福先佛寺。危樓飛閣，瓊砌璇題，就有日矣。將致書於秘監白樂天，請為刻珉之詞值正郎在座，忽發怒曰：「近舍某而遠征白，信獲戾於門下矣！且某之文，方白之作，自謂瑤琴寶瑟，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。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，某自此請長揖而退。」座客旁觀，靡不股栗。公婉詞敬謝之，且曰：「初不敢以仰煩長者，慮為大手筆見拒。是所願也，非敢望也。」正郎頰怒稍解，則請鬥釀而歸。至家，獨飲其半，寢酣數刻，嘔噦而興，乘醉揮毫，黃絹立就。又明日，潔本以獻，文思古澹，字復怪僻。公尋繹久之，目瞪舌澀，不能分其句。讀畢歎曰：「木玄虛、郭景純《江》、《海》之流也。」因以寶車名馬、繒彩器玩約千餘緡，置書，命小將就第酬之。正郎省札大忿，擲書於地，叱小將曰：「寄謝侍中，何相待之薄也！某之文，非常流之文也，曾與顧況為集序外，未嘗造次許人。今者請制此碑，蓋受恩深厚爾，其辭約三千餘字，每字三匹絹，更減五分錢不得。」小校既恐且怒，躍馬而歸。公門下之僚屬列校，咸扼腕切齒，思饜其肉。公聞之笑曰：「真命世不羈之才也。」立遣依數酬之。自居守府，至正郎裡第，輦負相屬，洛人聚觀，比之雍絳泛舟之役，正郎領受之，無愧色。混褊急之性，獨異於人，嘗為蜂螫手指，因大躁急，命臧獲及裡中小兒輩，箕斂蜂巢，購以善價。俄頃山聚於庭，則命碎爛於砧機杵臼，絞取其液，以酬所痛。又嘗命其子鬆錄詩數首，一字小誤，詬詈且躍，呼杖不及，則擒齧其臂，血流及肘而止。其褊訐之性，率此類也。

○吐突承璀地毛

仲尼云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近世逢掖，恥呼本字，南省官局則曰版圖、小績、春闈、秋曹，北省官位則曰紫微、貂蟬、側坡、夕拜，未嘗正其名，豈宣父之本意也。左軍中尉吐突承璀，方承恩顧，及將敗之歲，有妖生所居，先是，承璀嘗華一室，紅梁粉壁，為謹詔敕、藏機務之所。一日，晨啟其戶，則有毛生地，高二尺許，承璀大惡之，且恐事泄，乃躬執箕帚，芟除以瘞。雖防口甚固，而臺臺有知者，承璀尤不欲達於班列。一日，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：「姑為我微行省闈之間，伺其叢談，有言者否？」甥稟教斂躬而往。至省寺，即詞詰守衛，輒不許進。方出安上門，逢二秀士，自貢院回，笑相謂曰：「東廣坤蟲，可以為異矣。」甥馳告曰：「醋大知之久矣！」且易其名呼矣。」謂左軍為東廣，地毛為坤蟲矣。承璀笑曰：「其可那何！」或令專局北司，則飛龍莊宅，內園弓箭，皆得以文呼也。其明年，承璀以托附澧王，潛圖不軌，籍沒其家

○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

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，京兆口才辨強明，資質瑰秀。嘗登樓軸簾，俯瞰阡陌，軒車簪紱，經過樓下，俯蓋過馬，若不自安，而晉國治態自恃，無羞避色。一日，命婦朝覲皇太后，仗鼓才下，晉國出宅，將升步輦，執燭者雙前步引。晉國怒不乘馬，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，方請事於丞相門，晉國謂曰：「第持炬前導！」緋衣吏辭以前無規，晉國曰：「且使有之，亦因人而著，非天降地出也，今則以自我而始。」吏逡巡不得免，乃捧火登騎。自是宰相妻出，得以中書朱紱吏為騶導。

○滄州釣飛詔

大和末，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，九年十一月，朝廷行大戮，宣刑於四方，急詔北渡。於時寒氣方隆，河冰層合，以詔北渡。公急擊冰令載舟中流，水勝舟覆，舟人盡溺，詔書隨沒。守者以狀聞，水工大恐，失腳墜地，走東西階。乃連使飛令，鞭策相杵，以必復為命。守吏持眾擊冰挾詔，搜索六日，竟不得。渾河奔湍，崩騰東走，度其泛去，不啻千萬里也。水工又謂津吏曰：

「王命莫大，爾吏不敬，俾有斯溺。且不得詔，吏無大小一死之。」吏輩得令大怒，於是相與言曰：「吾帥信於用刑，今不得詔，吾百族之血，當殷於河畔枯草矣。然河神陰驚，遽敢沒天子之書，而忍嫁禍於吾輩哉！」請帥禱祭，冀憑胎靈而有以復也。水工乃命具蠲潔版詞而祝之。詞卒，酒灑划然有聲，若飛靈橫霆，地動水響，條而視之，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，間闊三四步，沉絲一鈞，隨鉤而出，第印微濕，封角不敗。

議者曰：「黃河流激，大冰既合，而布封一尺，輕止半升，長水之下，六日之久，復與一縷相遇，斯蓋水神、河伯以芝泥緘救蛟魚輩，推鱗翼總而歸之。時有從事掾宋藩為記甚備，然多歸美於水工，議者以此薄之。」

○周丞相對揚

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，嘗鬱鬱不樂，駕幸兩軍，球獵宴會，十減六七。寵錫之命，左解於右，蓋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。四年冬杪，風痺稍間，延英初對宰臣，時以藥餌初平，台座略奏事後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對，蓋慮宸居之疲倦也。及仗下後，又坐思政殿，拱默良久，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。上徐謂曰：「今日直翰林者為誰？」學士院使奏曰：「中書舍人周墀。」上曰：「試命名來。」汝南公既至，上命之坐，以金屈卮賜酒三器。問曰：「朕何如主？」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：「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。凡百臣庶，皆言陛下唐堯之聖，虞舜之明，殷湯之仁，夏禹之儉。」上曰：「卿愛君之志，不得不然，然朕不敢追蹤堯舜禹湯之明，所問卿者，何如周赧、漢獻爾？」汝南公震懼惶駭，又再拜而言曰：「陛下自出震乘乾，光宅天下，誕敷文教，銷偃武功，蠻貊懷柔，車書順軌，臣竊謂義、吳、軒、頊才可抗衡，至於周之成康，漢之文景，曾不足比數，豈可以赧、獻亡國之君，而上攀睿德哉！伏願陛下無執謙謙之小節，以為社稷之大幸也。則天下幸甚，生靈受福，非獨臣之願也。」上又曰：「朕自以為不及也。周赧、漢獻受制於強諸侯，今朕受制於家臣，固以為不及也。」既而寵姿掩抑，淚落衣襟，汝南公隕越於前，不復進諫，因俯伏涕流，再拜而退。自爾不復視朝，以至厭代。

○李文公夜醮

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。公性褊直方正，未嘗信巫覡之事。客有李處士者，自云能通鬼神之言，言事頗中，一郡肅敬，如事神明。公到郡旬月，乃投刺候謁，禮容甚倨。公心忌之，思以抑挫，抗聲謂曰：「仲尼大聖也，尚雲未知生，焉知死，子能賢於宣父耶？」生曰：「不然。獨不見阮生著《無鬼論》，精辨宏瞻，人不能屈，致鬼神見乎！且公骨肉間，朝夕當有遘病沉困者，宴安鳩毒則已，或五常粗備，漬於七情，孰忍視溺而不援哉！」公愈怒，立命械繫之，將痛鞭其背。果噉食昏暝，百刻不糝，遍召醫藥，曾無少瘳。愛女數人，既笄未嫁，環牀呱呱而泣，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。公以伉儷義重，息胤情牽，不得已解縲繼而祈叩之。則曰：「第手翰一狀，俟夜禱之，某留墨篆同焚，當可脫免。」仍誡曰：「慎勿箋易鉛槧，他無所須矣。」公敬受教，即自草詞祝，潔手書之。性褊，札寫數紙皆誤，不能爽約，則又再書。燭炷更深，疲於毫研，克意一幅，繕札稍嚴，而官位之中，竟箋一字。既逾時刻，遂並符以焚，聞呻吟頓減，闔室相慶。黎明，李生候謁，公深德之。生曰：「禍則可免，猶謂遲遲，誠公無得漏略，何為復注一字？」公曰：「無之。向寫數本，悉以塗改，不忍自欺。就焚之書，頗為精謹，老夫未嘗忘也。」生曰：「譚何容易，祝詞在斯。」因探懷以出示，則昨日所燼之文也。公驚愕慚赧，避席而拜，酬之厚幣，竟無所取。旬日告別，不知所從，病亦漸間。

○路舍人友盧給事

路舍人群與盧給事弘止性相異，情相善。紫微清瘦古淡，未嘗言朝市；夕拜魁梧富貴，未嘗言山水。紫微日謀高臥，有制詔則就宅草之；夕拜未嘗乞告，有賓客則就省謁之。雖秦吳所尚，而墳篋其友。一日，雪滿玉京，紫微在假，夕拜將欲晏入，先及路門，紫微寓於南垣茅亭，肆目山雪，鹿冠鶴髦，手卷膝琴，篝火於爐，酌杯於機。忽聞盧至，曰：「適我願乎！」促命延入。夕拜金紫華煥，意氣軒昂，偶紫微道服而坐。紫微曰：「盧六盧六，曾莫顧我，何也？」夕拜曰：「月限向滿，家食相仍，日詣台庭，以圖外任。」紫微貌慘曰：「駕肩權門，所不忍視，且有夙分，徒勞汝形。臘營一壺，能同幕席天地否？」夕拜曰：「詣省之計決矣。」紫微又呼侍兒曰：「盧六，待去早來，藥糜宜潔勻，越中二飲器，我與給事公儷食。」夕拜振聲曰：「不可。」紫微曰：「何也？」夕拜曰：「今且犯冷，且欲遐徵，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。」時人聞之，以為路之高雅，盧之俊達，各盡其性。

○李丞相特達

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，以特達自負，魚服民間。時嘗旅遊單懷，寓王氏別墅，王氏先世薄宦，子不以力稼自贍，殺雞炊黍，以備日餉，汧相德之。及佐佑大化，王氏之齋逾限官口來謁，蹇驢村僕，不得與鳴珂武衛者較進，則隱於執金撾坎舍，伺板輿出，拜於道左。汧相久之方省，曰：「故人也。」遂芻餼之。逾旬，以前銜除大理寺評事，且赧吉鈿，軸於天官氏，面授之：「前制獄寺有新蒞官者，必寺寮舊委，微此，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為識。」蓋國家慎刑讞也。王氏子罷耕客長安，寺官既不友其僚，朝客又皆昧其面，往不克蒞，復謁相門。機務方繁積於外，無肯為道其姓氏者。既不果謁，候坎舍如前，步輦始過，則覺趨以進，具道前事。相君問曰：「有狀乎？」對曰：「無？」又曰：「有紙乎？」亦曰：「無。」「襟袖何貯？」則遽探軸以進。丞相昇中嘗置毫硯，遂擁百騎，批綾紙曰：「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。」仍語廷評曰：「寄謝棘寺諸曹長，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。」時議許以特達稱。

○楊江西及第

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，載江西應科，時成均長年，天性尤切。時已秋暮，忽夢新榜四十進士，歷歷可數。寓日及半，鍾陵在焉，其鄰則姓濮陽，而名不可辨。既寤，大喜，訪於詞場，則云：「有濮陽願者，為文甚高，且有聲譽。時搜訪草澤方急，色目雅在選中。」遂尋其居，則曰：「聞人未至京國。」楊公誠其子，令聽之，俟其到京，與之往來，以符斯夢。一日，楊公祖客瀟上，客未至間，休於逆旅。舍有秣馬僕，如自遠來者。試命詢之，乃貢士。偵所自，曰：「閩。」問其姓，曰：「濮陽。」審其名，曰：「願。」楊公曰：「吁！斯天啟也。安有既夢於彼，復過於此哉！」亟命相見，濮陽逡巡不得讓，執所業以進。始閱其人眉宇清秀。次與之語，詞氣安詳。終閱其文，休理精奧。問其所抵，則曰：「今將就居。」楊公曰：「不然。」盡驅所行，置於庠序，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。楊公朝廷舊德，為文有凌轡韓柳意，尤自得者，《華山賦》五千字唱在人口。是後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，人情翕然，調升第必矣。試期有日，因食麵之寒者，一夕腹鼓而卒。楊公惋惜嗟駭，搜囊甚貧，鄉路且遠，力為營辦，歸骨閩中。仍謂江西曰：「我夢無徵，汝之一名亦不可保。」及第甲乙，則江西中選，而同年無氏濮陽者，固不可論之。夏首將關送於天官氏，時相有言：「前輩重族望，輕官職，今則不然。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、沛國劉伶、河間向秀，得以言高士矣。」是歲慈恩寺榜，因以望題。題畢，楊公閒步塔下，仰視之，則曰弘農楊載、濮陽吳當，恍然如夢中所睹。

○崔相國請立太子

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，清雅公忠，善誘後來，有佐時許國之志。時以藝學進者，一參講席，如登龍門。初詔以繡衣自洛朝覲，訪別承國寺僧神照。照亦近歲名僧，無出其右者。謂曰：「弟子忝官西上，師有何言贈別？」僧笑曰：「大哉，臨別之間！」公避席以請，則曰：「惡事不為賢人也，善事不為聖人也。崇高之名，博施之利，天下公器也，與眾共之，無或獨擅，無或多取。獨善多取，禍生其中矣，孔、孟其猶病諸！」言既而別。崔公不論，祥鸞威鳳，游於青雲。爰立作相，時宣宗景化維新，求理方切，將擅相印治人望者，十稔不易。崔公春秋鼎盛，譽望雲高，朝野人情，謂可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。一日，備顧問於便殿，宰臣齊進。上曰：「朕以時和歲豐，萬方無事，欲御樓肆赦，以答天休，可否？」丞相令狐公奏曰：「御樓所費至多，宣下須有名目。次則頻行赦宥，實啟幸門。今邊戍衣賜未充，臣不敢草草商議。俟至中書，召有司計度，續具申奏。」上不悅曰：「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？」太保奏曰：「臣聞太子是天下之本，實係萬國之心，七鬯是司，國朝盛典。陛下倘行大禮，則豈惟肆赦，兼可郊天。」時上方餌金石藥，求長生之術，遂致躁渴不康，內外無人知者。疑忌方切，惡聆斯言，俯首久之，不復顧問。後旬

日，罷知政事。時同列惡其太勁，有以飛語巧中者，所賴自居台席，人情攸歸，上亦素知其名，不能動搖，不爾則憂在意表。老僧贈別，於斯驗焉。

○裴丞相古器

丞相河東公尚古好奇，掌綸誥日，有親表調授宰字於曲阜者。耕人墾田，得古鐵器曰盎，腹容三斗，淺項瘳足，規口矩耳，樸厚古丑，蠹蝕於土壤者。既洗滌之，復磨礱之，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，曲阜令不能辨。兗州有書生姓魯，善八體書，子男召致於邑，出盎示之，曰：「此大篆也。非今之所行者，惟某頗嘗學之，是九字曰，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。」邑宰大奇其說，及以篆驗，則字勢存焉。乃輦致於河東公之門，公以為麟經時物，得以為古矣，寶之猶鍾鼎也，視草之暇，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之，以是京聲為至寶。公後以小宗伯掌文學柄，得士之後，生徒有以盎寶為請者。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，器出於庭，則離立環觀，迭詞以贊。獨劉舍人蛻以為非當時之物，乃近世矯作也。公不悅曰：「果有說乎？」紫微曰：「某幼專邱明之書，齊侯小白諡曰桓公，九合諸侯，取威定霸，葵邱之會是第八盟。又按《禮經》，諸侯五月而葬。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，既虞然後卒哭，卒哭然後定諡，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，不得以諡稱之，此乃近世矯作也。」裴公恍然始悟，立命擊碎，然後舉爵盡歡而罷。

○杜舍人牧湖州

杜舍人再捷之後，時譽益清，物議人情，待以仙格。紫微恃才名，亦頗縱聲色，嘗自言有鑒裁之能。聞吳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，罷宛陵從事，專往觀焉。使君籍甚其名，迎待頗厚。至郡旬日，繼以洪飲，睨觀官妓曰：「善則善矣，未稱所傳也。」覽私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未愜所望也。」將離去，使君敬請所欲，曰：「願泛彩舟，許人縱視，得以寓目，愚無恨焉。」使君甚悅，擇日大具戲舟，謳棹，較捷之樂，以鮮華誇尚，得人縱觀，兩岸如堵。紫微則循泛肆日，竟迷所得。及暮將散，俄於曲岸見裡婦攜幼女，年鄰小稔。紫微曰：「此奇色也。」遽命接致彩舟，欲與之語。母幼惶懼，如不自安。紫微曰：「今未必去，第存晚期耳。」遂贈羅縷一篋為質。婦人辭曰：「他人無狀，恐為所累。」紫微曰：「不然。餘今西航，祈典此郡，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。」遂筆於紙，盟而後別。紫微到京，常意雪上。厥後十四載，出刺湖州，之郡三日，即命搜訪，女適人已三載，有子二人矣。紫微召母及嫁者詰之，其夫慮為所掠，攜子而往。紫微謂曰：「且納我賄，何食前言？」母即出留翰以示之，復白曰：「待十年不至，而後嫁之，三載有子二人。」紫微熟視舊札，俯首逾刻曰：「其詞也直。」因贈詩以導其志。詩曰：「自是尋春去較遲，不須惆悵怨芳時。狂風落盡深紅色，綠樹成陰子滿枝。」翌日，遍聞於好事者。

○許道敏同年

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，獲知於時相。是冬，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，謁於相門。丞相大稱其文學精臻，宜在公選，主文加簡，揖額而去。許潛知其旨，則磨厲以須，屈指試期，大掛人口。俄有張希復員外，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，親迎之夕，辟道敏為賓贊。道敏乘其喜氣，縱酒飛章，搖珮高談，極歡而罷。居無何，時相敷奏不稱旨，移秩他郡，人情恐駭，主文不敢第於甲乙。爾後晦昧坎壈，不復聞達，繼丁家故，垂二十載。至柘國小兵部知舉年，方擢於上科。時有同年張侍郎讀，一舉成事，年才十九，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，僕導外郎鵲橋之夕，牛夫人所出也。差之毫釐，何啻千里！

○韋御史鐘怪

故山北從事韋某殿中，嘗話幼年在癢序，甫書云節，逮夜自學舍捧書以歸。及堂寢，闐其無人，獨狹室有篝火烹油之所，因窺之，則鐘長數尺，久而復低，如是者三四。潞多恐，奔出於門，方見其家悉於宇下營時尊之具，潞多神色慘白，且告之故，即眾訾之，以為稚子妄語也。俄頃偕入，其主庖青衣，就鐘蔽事，仍貯嬰孩子懷抱間。嬰湧身須食，因誤墜於鐘中，沸油浪湧，青衣大叫，火已及屋，長幼奔救，或沃以水，篋則益熾，蓋膏水相反也。乃雜擲罌缸茵毯之類，久之方滅。滅後視嬰，已焦熟矣。闔室驚怖，為之罷節廢奠，青衣亦以心悸而終。

○鄭相國題馬嵬詩

馬嵬佛寺楊貴妃縊所，邇後才士文人，經過賦詠，以導幽怨者，不可勝紀，莫不以翠翹香鈿，委於塵土，紅淒碧怨，令人傷悲，雖調苦詞清，而無逃此意。獨丞相榮陽公改為鳳翔從事日，題詩曰：「肅宗回馬楊妃死，雲雨雖亡日月新。終是聖明天子事，景陽宮井又何人？」後人觀者，以為真輔相之句。公之篇什，可以糠粃顏、謝，笞撻曹、劉。為渭南縣尉日，嘗有《題嶽山王子晉廟》詩，尤為絕唱。其中警策之句曰：「曉花珠弄蕊，春茹玉生苗。楚妓紅絲瑟，秦郎白管簫。衣從星渚浣，丹就日宮燒。句曲觴金洞，天台嘯石橋。霧垂鸞翅發，冰凍虎章腰。」議者以為儻遇評於精鑿，當在李翰林、杜工部之右。

○秦中子得行人書

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，蓋先兢慎誠信，四方實賈慕之如歸，歲獲美利，藏鏹巨萬。一日逮夜，有投書於戶者，僕執以進。少年啟書，則蒲紙加蠟，味墨斜翰，為其先考所遺者。且曰：「汝之獲利，吾之冥助也。今將有禍，履校滅趾，故先覺耳。然吾已請於陰鸞矣，汝及朔旦，宜齋躬潔服，夕於春明門外逆旅，仍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，繫帕韜之，候夜分，則往灑水橫梁，步及石岸，見有黃衣者，乃置於前，禮祝而進，災當可免。或無所遇，即挈縑以歸，善計家事，急為竄計，禍不旋踵矣。」少年捧書大恐，闔室素服而泣，專志朔旦，則捨棄他事，彈冠振衣，齊出青門之外，儼若不寐。恭候夜分，乃從一僕，乘一馬，馳往橫梁，怯於無覩。至則果睹一物，形質恢怪，蓬頭黃衣，交臂束膝，負柱而坐，俯首以寐。少年載驚載喜，捧素於前，祈祝設拜，無敢卻顧，急驅而回，返轅相慶，以為倖免。獨有僕之司馭者，疑其不直，曾未逾旬，銅壺始漏，復有擲書者，廋皂立擒之，乃鄰宇集癢序導青襟者。啟其緘札，蒲蠟味札如上，詞曰：「汝災甚大，曩之壽帛，禍源未塞，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。」富室少年列狀始末，訴於縣官，詰問伏罪，遂置枯木。時故桂府李常侍叢制錦萬年訟贖，數年前尚在，往往為朝士取去。

○齊將軍義犬

禁軍大校有瑛名而齊姓者，始以馳聘，大承恩寵，以是假御史銜，至於劇憲。家畜良犬四，嘗啖迴廣中，輒飼以梁肉。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，如隱叢薄，然後食罄則復至，齊竊異之。一日，敕僕伺其所往，則圯垣枯竇，有母存焉。老瘠疥癢，吐哺以飼。齊亦義者，奇歎久之，乃命籠牝而歸，以敗茵席溫之，餘餅餌飽之，犬則搖尾俯首，若懷感激爾。後擒奸逐狡，指顧如飛。齊將扈獵駕前，必獲豐賞。逾牛牝死，犬彌加勤。又更律筮，齊亦殂落，犬嗥吠終夕，呱呱不輟。越月，將襄事於邱隴，則留四繫以御奸盜。及懸窆之夕，斯犬獨舉足，踏土成坳，俯首叩棺見血，掩土未畢，犬亦致斃。

○真陵開山

丞相夏侯公為宣宗山陵使，有司妙選陵寢，雖山形外正，而蘊石中頑，丞相銜命，以豐價募丁匠，開鑿皇堂，彌月不就。京府兩邑，隸納鍛具，聯車以載，輟跡相望，至則鑊醢以沃之，且煎且鑿，役百萬丁力，孜孜矻矻，竟日所攻，不及函丈。暨石工告畢，百步夷然，於柏寢之上，得折釵半股，其長如掌，銜於頑石間，匠者抉取，以獻夏侯公，公以園陵甫及，聖情哀慕，寢而不奏。上古已前，寧無妝牖，桑海陵谷，其可謂謬

○鄭侍郎判司勳檢

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，以端勁自許，朝右畏憚。咸通初，有德音云：「官階至朝散大夫者，許追祭先世，及妻以邑封。至正議大夫者，用助蔭子。至光祿大夫者，得褒服廟祭，設樂載。」一日，內侍省牒言：「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謁者監某乙，請少恩例，用階蔭子。」吏部牒司勳刺檢云：「大歷中，魚朝恩曾有是事。」鄭公怒，吏判其後云：「正議大夫誠宜蔭子，內謁者監不合有男。」在司具以此牒，自是無敢復請者。後以聚食百口，困於朝俸，白執政以外任為請。時宰以公清望耆德，議假端揆，出刺華州，擬狀留中不出，論者或以為嘗失律於宛陵，上意遲於再委分閫，而僕射李公亦嘗不利於鏡水，何三擁朱輪於蓮華峰下哉！蓋以三峰且無戎機，不侔藩府，止類關輔丞郎耳。今者恩命不行，實以剛簡為倖臣所忌。

○趙江陰政事

咸通初，有天水趙宏者，任江陰令，以片言折獄著聲。由是累宰劇邑，皆以雪冤獲優考，至於疑似晦偽之事，悉能以情偽辯之。時有楚州淮陰農者，比莊頃以豐歲而貨殖焉。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，資雖未滿，因以莊券質於西鄰，貸緡百萬，契書顯驗，且言來歲贖本利以贖。至期果以腴田獲利，首以貯財贖契，先納八百緡，第檢置契書，期明日以殘資換券。所隔信宿，且待通家，因不徵納緡之籍。明日，齎餘緡至，遂為西鄰不認矣，且無保證，又乏簿籍，終為所拒。東鄰冤訴於縣，縣為追勘，無以證明。邑宰謂曰：「誠疑爾冤，其如官中所賴者券，乏此以證，何術理之？」復訴於州，州不能辨。東鄰不勝其憤，遠聆江陰之善政，訟者乃越江而南，訴於趙宰。趙宰謂曰：「縣政地卑，且復逾境，何計奉雪？」東鄰則冤泣曰：「此地不得理，則無由自滌也。」趙曰：「第止吾舍，試為思之。」經宿，召前曰：「吾計就矣，爾果不妄否？」則又曰：「焉敢厚誣。」趙曰：「誠如是言，當為置法。」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，至淮，曰：「有聚嘯而寇江者，按驗已具，且言有同惡相濟者，在某居處。」名姓形狀，俱以西鄰指言，請械送至此。先是，鄰州條法，唯持刃截江，無得藏匿。追牒至彼，果擒以還。然西鄰自恃無跡，未甚加懼，至則旅於庭下。趙勵聲謂曰：「幸耕織自活，何為寇江？」囚則號呼與淚隨曰：「稼穡之夫，未嘗舟楫。」趙又曰：「辨證甚明，且姓氏無差，或言偽而堅，則血膚取實。」囚則大恐，叩頭見血，如不勝其冤者。趙又曰：「所盜率多金銀錦繡，非農家所宜有也。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。」囚意稍開，謂皆非所貯者，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，乃言：有稻若干斛，莊客某甲算納到者；綢絹若干匹，家機所出者；錢若干貫，東鄰贖契者；銀器若干件，匠某鍛成者。」趙宰大喜，即再審其事，復謂曰：「汝果非寇江者，何為諱東鄰所贖八百緡？」導引訴鄰，令其偶值，於是慚懼灰色，祈死廳前。趙令桎梏往本土，檢付契書，然後置之於法。

○進士辨字

進士長鳴者，隨計求試於春官日，袖狀訴吏云：「某姓為筆引榜者易為單，誠姓氏之僻，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，實貽宗先之羞也。」主司初不論，久之方云：「方口尖口，亦何異耶？」長鳴厲聲曰：「不然。梯航所通，聲化所暨，文學之柄屬在明公，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書，則台州吳兒乃『呂』州『矣』兒也。」主文者不能對，詞場目為舉妖。

○李僕射方正

三峰端揆李公，有居第在長安修行裡。有密鄰，即故日南陽相也。丞相早歲與之有舊，及登庸，權傾天下，相君選妓數輩，以宰府不可外館，棟宇無便事者，獨書閣東鄰，乃李公冗舍也，意欲吞之，垂涎久矣，且遲遲於發言。忽一日，謹致一函，以為必遂。及睹覆札，大失所望。又逾月，召李公之吏得言者，願以厚價購之。或曰：「水竹別墅交質。」李公復不許。又逾月，乃授公之子弟官，冀其稍動初意，竟無回命。有王處士者，知書善棋，加之敏辨，李公寅夕與之同處。丞相密召，以誠告之，托其諷諭。王生扑捧其旨，勇於展效，然以李公褊直，伺良便者。良久之間，公遭疾，生獨侍前。公謂曰：「筋衰骨弱，風氣因得乘間而入，所謂空穴來風，枳枸來巢也。」生對曰：「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，某心憂之，果致微恙。院之來妖禽，猶枳枸來巢矣。且知齏器換緡，未如齏之以瞻醫藥。」李公卽急，揣知其意，怒髮上植，厲聲曰：「男子寒死餒死，鵬而死爾，其死命也，先人之敝廬，不忍為權貴優笑之地。」揮手而別。自是王生及門，不復再接矣。